

卢 风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 理性与自由

——波普社会历史观述评

序 言

波普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可谓独树一帜，其思想的独特性有多方面的表现。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西方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为证实主义气氛所笼罩时，波普却独立不羁地高举证伪主义旗帜。他以极化的手法强调了知识的可错性，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能得到证实，只会被证伪，然而他同时坚持客观真理论和真理符合论，这种证伪主义与真理符合论的结合可谓是奇特的结合。

二十世纪，在西方人文学科领域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气息，波普却反复呼吁恢复对理性的信仰，并以其独特的方式重振理性主义。当然，他不可能完全恢复传统理性的一切信念，相反，他对传统理性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为与传统理性主义划清界限，他称自己的观点为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立足于对理性本身的局限性的体认，而后者却蕴涵理性无错的信念。在波普看来，理性只是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理性，作为认知或探究能力，它表现为猜想与反驳，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它等同于批评、勇于接受批评和积极参与自由讨论的态度，理性的态度包含着对自己无知的体认。而传统理性主义者则认为理性是无往而不胜的，并相信理性可以最终确立起一个永恒真理的大厦。依波普之见，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理性不是可以绝对无误地把握真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诉诸理性以寻求出路。诉诸理性虽然不能使我们到达终极真理和永恒正义，然而会使我们逐渐接近真理和正义，若鼓励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我们却只会走向谬误和灾

难。理性一方面是人类所拥有的优越于其他动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它毕竟只是人的理性。人类无疑优越于其他动物，但人类永远走不到神的位置。波普重塑的理性形象与传统的理性已大相径庭，亦远非今人满意的，但他所作的努力却值得肯定，而且于非理性主义极其盛行的二十世纪，呼吁恢复对理性的信仰，是需要特立独行的勇气的。

我国学者常把现代西方哲学区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传统。波普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应划归分析哲学传统，属于科学主义。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只专注于一个个哲学问题或某些术语的逻辑分析与语义分析，对社会人生、政治伦理却表现得相当冷漠。波普却不然，他对社会历史、政治伦理问题极为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使他的思想与人文主义很相接近，而且这使他的表述风格既有分析哲学家的精确细腻，又有人文主义哲学家的激情冲动。其包罗宇宙论、认识论、科学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的庞大体系，使绝大部分分析哲学家的工作相形见绌，因为分析哲学家大多只在哲学的某一个方面精雕细刻。另一方面波普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思想决定了他有和其他分析哲学家一样的对确定性和明晰性的追求，这又使他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与克罗齐、柯林伍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风格迥异，在波普那儿丝毫没有形而上学的晦涩，也没有学究式的故弄玄虚，凡能说的他都竭力说得清楚明白，对说不清楚的便干脆缄口不言。

波普哲学有其标新立异的方面，但他坚持真理符合论、客观真理论和理性主义的努力却出于某种执着而非出于对时尚的趋附。现代西方哲学不断翻新，这并不奇怪，哲学若不与权力结合，便不可能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定历史时期的哲学往往是人类深层精神趣味的凸显，而人类深层精神趣味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

义、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享乐主义……都代表着人类精神趣味的某个方面，今天消沉的绝对主义、理性主义、英雄主义，明天可能会重新振奋。所以，我们在研究西方哲学时，不必过分执着于对语词翻新的追踪，最新的哲学未必就是最深刻的。有些研究者醉心于语词的翻新，以说得几句最新的词句为荣耀，仿佛某些女子以穿戴最时髦的时装为荣耀。然而，无论是“系统哲学”，还是“教化哲学”（参见罗蒂），无论是作为“治疗活动”的哲学，还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参见维特根斯坦），只要它还是哲学，就一定追求某种永恒，或者是肯定的永恒，或者是否定的永恒；或者是永恒的建造，或者是永恒的破坏。归根结底，哲学不是时装，其追求者不应以对时尚的趋附代替主体的独立沉思。

我研究波普时间不久，对他庞大的思想体系缺乏完整、准确的把握，在阐述波普思想时，难免讹误，希望学术界前辈和同仁不吝指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评述波普思想时自会有高屋建瓴的气势。然而我决不敢妄言精通马克思主义。我一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我至今所得亦不过皮毛。我虽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批判波普的思想，但在分析和批判过程中常觉捉襟见肘，这提醒我要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如果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去分析批判波普思想时，有什么不当之处，恳请学术界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导 论

卡尔·波普(Karl R. Popper)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力倡的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关注。波普涉猎广泛、著述甚丰,其思想体系包括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宇宙论等,如波普好友马吉(Bryan Magee)所说,“在哲学的主要传统中,波普的哲学乃是一个体系性的哲学。”^①用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术语,波普该是个系统哲学家而不是教化哲学家^②。

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波普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 Putnam)说:“卡尔·波普爵士是这样一种哲学家,他的工作实际上影响并激励了每一个科学哲学研究者的工作。”^③拉卡托斯(I. Lakatos)则认为:“波普思想代表着二十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休谟、康德或休厄尔这一传统和层次的杰出成就。”^④波普的科学方法论还影响了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梅达华(P. Medawar)爵士认为,“波普是迄今为止无以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⑤亦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中言自己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功于波普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说”^⑥。著名数学家和

①Bryan Magee, Popper, P16.

②参见R.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③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Edited by P. A. Schilpp, P.221.

④同上书, P.241.

⑤B. Magee, Popper, P.9.

⑥同上。

理论天文学家赫尔曼·邦笛(H·Bondi)爵士干脆说:“科学最重要的莫过于其方法,而科学方法不过就是波普所说的方法。”^①这些科学家对波普科学方法论的评价未免过多溢美之辞,但反映了波普科学哲学在西方科学界的影响。

波普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在现代西方思想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在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出版之前,即本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学界有人认为,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大体可以三本经典为代表,这三本经典便是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A·Hayek)的《自由宪章》以及伯林(I·Berlin)的《自由四论》。波普的社会历史观、政治哲学、伦理学思想都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述。前述波普的科学哲学在西方学术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是较晚才得到承认的。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虽然在三十年代就已出版,但当时由于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巨大影响,波普的科学哲学作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驳,就未能迅速获得很高声誉。1945年波普两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出版才第一次在英语国家为他赢得真正的名声^②。罗素(B·Russell)认为此书是应该被广泛阅读的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著作,因为它对古代和现代民主的敌人都进行了巧妙的批判;有人说该书是当代社会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也有人说它是当代政治哲学中少有的具有独创性的经典巨著^③。

有中国学者认为,波普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参见何兆武:

①B·Magee, Popper, P.9.

②B·Magee, Popper, P.12.

③参见波普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英文版第2卷封底,普林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评波普的划界标准	(7)
第一节 划界问题与“可证伪性标准”	(7)
第二节 波普眼中的马克思主义	(10)
第三节 “证伪”波普的划界标准	(16)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21)
第二章 评波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25)
第一节 波普对历史主义方法的批判	(25)
第二节 方法论个人主义	(37)
第三节 所谓统一的科学方法	(44)
第四节 波普科学方法论的贫困	(47)
第三章 评波普的反历史决定论	(55)
第一节 历史主义源流	(55)
第二节 波普的反历史决定论思想	(58)
第三节 一个反历史决定论的形式论证	(69)
第四节 波普对唯物史观的歪曲与攻击	(70)
第五节 捍卫历史唯物主义	(75)
第四章 评波普的伦理思想	(104)
第一节 “批判二元论”批判	(104)
第二节 消极功利主义的空谈	(112)
第三节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117)
第四节 个人主义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影响	(120)
第五节 反对个人主义	(127)

第五章 评波普的政治哲学	(140)
第一节 波普的自由观	(140)
第二节 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	(147)
第三节 保护主义保护了什么	(156)
第四节 开放社会的实质	(161)
第五节 民主与专制	(166)
第六节 渐进社会工程与社会革命	(175)
第六章 关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若干思考	(189)
第一节 历史必然性与主体性	(191)
第二节 理性与良知	(200)
第三节 善与恶	(212)
第四节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224)
第五节 社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	(228)
第六节 自由与秩序	(236)
参考书目	(241)
后 记	(247)

导 论

卡尔·波普(Karl R. Popper)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力倡的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关注。波普涉猎广泛、著述甚丰,其思想体系包括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宇宙论等,如波普好友马吉(Bryan Magee)所说,“在哲学的主要传统中,波普的哲学乃是一个体系性的哲学。”^① 用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术语,波普该是个系统哲学家而不是教化哲学家^②。

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波普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 Putnam)说:“卡尔·波普爵士是这样一种哲学家,他的工作实际上影响并激励了每一个科学哲学研究者的工作。”^③ 拉卡托斯(I. Lakatos)则认为:“波普思想代表着二十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休谟、康德或休厄尔这一传统和层次的杰出成就。”^④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还影响了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梅达华(P. Medawar)爵士认为,“波普是迄今为止无以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⑤ 亦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中言自己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功于波普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说”^⑥。著名数学家和

① Bryan Magee, Popper, P16.

② 参见 R.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③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Edited by P. A. Schilpp, P.221.

④ 同上书, P.241.

⑤ B. Magee, Popper, P.9.

⑥ 同上.

理论天文学家赫尔曼·邦笛(H·Bondi)爵士干脆说：“科学最重要的莫过于其方法，而科学方法不过就是波普所说的方法。”^①这些科学家对波普科学方法论的评价未免过多溢美之辞，但反映了波普科学哲学在西方科学界的影响。

波普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在现代西方思想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在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出版之前，即本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学界有人认为，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大体可以三本经典为代表，这三本经典便是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A·Hayek)的《自由宪章》以及伯林(I·Berlin)的《自由四论》。波普的社会历史观、政治哲学、伦理学思想都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述。前述波普的科学哲学在西方学术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是较晚才得到承认的。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虽然在三十年代就已出版，但当时由于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巨大影响，波普的科学哲学作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驳，就未能迅速获得很高声誉。1945年波普两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出版才第一次在英语国家为他赢得真正的名声^②。罗素(B·Russell)认为此书是应该被广泛阅读的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著作，因为它对古代和现代民主的敌人都进行了巧妙的批判；有人说该书是当代社会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也有人说它是当代政治哲学中少有的具有独创性的经典巨著^③。

有中国学者认为，波普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参见何兆武：

①B·Magee, Popper, P.9.

②B·Magee, Popper, P.12.

③参见波普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英文版第2卷封底，普林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评波普和他的贫困》），这种看法依赖于评价者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根本不能同意波普的社会历史观，在波普的著述中所发现的自然大多是谎言和谬见，从而不会认为他的思想有什么建设性的价值。但对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或所谓自由世界和开放社会而言，波普为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辩护已可谓殚思竭虑，他构造的体系不可谓不庞大，他的论证也不可谓不精致，他的表述也不可谓无魅力，就此而言，他无愧于在西方学界所享有的盛誉。

波普的学术思想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思想界流传，而且产生了“比较持久的影响”^①。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中，有不少人曾对波普的证伪主义着迷。波普所提出的标新立异的划界标准（科学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证伪标准，颇能给人以新鲜感，“一个理论是科学的，当且仅当它是可证伪的”，这对于封闭较久而刚刚开放的中国学术界，无疑是个惊世骇俗的口号，因为在许多人观念中，“科学的”等同于“是具有真理性的”。

应该承认，波普的科学哲学和认识论含有合理的、具有启发力的内容。他对知识可错性的突出强调及其表述的鲜明特征都是其先驱休厄尔、皮尔士等人所望尘莫及的，正因为波普以极化的手法和锐利的风格在知识论中突出强调了知识的可错性，抨击了以证实主义为基点的知识无错论，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从独断论的迷梦中猛醒，这可以说是波普在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研究领域的最大贡献。

我国思想界对波普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哲学的译介要稍晚一些。但到了1987年，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下子有了

^①参见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编译前言。

两种中文译本。此书可以说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简写本。两部书都以较大的篇幅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所以波普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一传入中国思想界，就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的人自然不难看出波普的阶级立场，因为波普公开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遗余力地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辩护。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则把波普的思想视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攻击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波普说马克思的理论已遭到俄国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的反驳^①，从而已被证伪，在中国则有人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波普说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现代的乌托邦，在中国则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是本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波普说：“无产阶级专政势必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从而导致个性的毁灭，在中国则有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扼杀了人的个性、创造力、思考力与革新精神。”^②正因为波普公开地攻击、批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所以其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经常成为主张全盘西化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

自由主义产生于十八世纪，波普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演化的新阶段。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繁多，形形色色，然而能直接地、持久地影响西方人生活的只有以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也好，结构主义也好，现象学也好，都是学院派的哲学，具有极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而且都植根于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世纪以来，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

①K·Popper, Autobiography, p.33.

②参见1990年12月3日《光明日报》王求的文章《个人主义是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吗？》。

在世界历史中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都仍在发生影响。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本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自由主义并不那么容易被驳倒，它曾对世界历史的改观产生过巨大的精神作用，它所呼唤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虽与理想相去甚远，但它的部分理想已经实现。二十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压制和对抗着无产阶级“武器的批判”，而自由主义仍然抵抗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批判。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走向低潮，世界格局发生了剧变。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宣称：自由主义已在全世界范围内理直气壮地取得了胜利，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完全信誉扫地（〔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这无疑只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过早的、盲目乐观的断语，国际共产主义的暂时低潮，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被驳倒，资本主义的暂进繁荣也决不意味着它将永世长存。但对于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的自由主义，采取简单的拒斥和否弃态度是于事无补的。面对西方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拿出迎接挑战的气魄，表现出追求真理的真诚，对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严肃的比较研究。这就要求对自由主义的分析批判，不再流于仅抓住只言片语和乱贴标签，而要对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评述。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实事求是、直面现实的精神，磊落光明、坦坦荡荡的气度，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原本地阐述清楚，让人民、让我们的后代，不仅“弄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语），而且了解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和真实底蕴。人民在比较鉴别之后所作出的抉择、所确立的信仰，必能产生更大的精神力量；比较鉴别之后，我们才会明确知道自由主义是否真的已“理直气壮地取得了胜利”。

波普在西方被誉为自由主义的杰出辩护人，是捍卫“自由世界”的有功之臣，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与波普齐名的伯林认为，在世的著作家中，要数波普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

历史原理的批判最为精致、最难以反驳。而马吉在其《波普》一书中甚至写道：“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理解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怎么可以在读过波普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还做马克思主义者。”可知，分析批判波普的社会历史观，正可以当作是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开始。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有什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持平的比较，比较研究也势必要从一定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但本书将尽可能原本地阐述波普的观点，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批判其中的荒谬之处。

第一章 评波普的划界标准

波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是从两方面进行的：第一，根据他自己提出的科学方法论，主要是根据他的划界标准，指责马克思主义是非科学的。在波普看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是可检验的，从而是科学的，但是它已被证伪了，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已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证伪的教条，从而已成为非科学的说教；第二，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层面，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本章只叙述并分析批判第一方面，即叙述波普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歪曲和否定，并通过分析批判波普的划界标准而厘清波普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第二方面的问题则留待后面几章去处理。

第一节 划界问题与“可证伪性标准”

波普把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称之为划界问题(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他认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解决科学哲学中绝大部分基本问题的关键”^①。很让波普感到诧异的是，这么重要的问题本来应该早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所重视，可是在他本人提出这一问题之前，居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不用说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划界问题经波普的强调和渲染，后为西方科学哲学界所重视，有人甚至称这一问题是“波普问题”，就如称归纳问题为“休谟问题”。波

^①Karl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以下简称C.R.) P.42.

普的学生拉卡托斯认为，“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不完全是个书斋里的哲学问题：它是一个与社会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①从自然科学成为最有力的知识力量以来，任何学说都标榜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历史学、科学的政治学，甚至科学的神学，仿佛一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以“科学的”，便立即有了征服人心的灵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而波普、拉卡托斯等人则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倒确实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是个“与社会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据波普说，他曾对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深感兴趣。到了1919年夏天，他开始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学说愈来愈感到不满，开始对其科学性感到怀疑。划界问题就以如此简单的形式提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和个体心理学错在哪儿？它们为什么如此不同于物理学理论，不同于牛顿的理论，特别不同于相对论？^②如此说来，划界问题的最初提出，便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反驳密切相关。

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通常认为科学不同于伪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地方，在于它的经验方法。科学的理论可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科学家在创立理论时和创立了理论之后，总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取得经验事实的支持。依这种见解，是否可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或证实该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波普认为不然。如果以经验证实作为划界标准，那么典型的伪科学也可以宣称自己是科学的。波普曾写道：“我发现我的赞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朋友们对这些理论的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它们明显的说明力，

① I. Lakato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1.

② C.R., P.34.

具有极深印象。这些理论似乎可以实际上说明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研究其中任何一种似乎都会有一种理智上皈依和启示的效果，让你睁眼看到尚未入门者所看不到的新真理。你一旦如此睁开双眼便能到处看到确证的事例：这世界充满了对该理论的证实，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对它的确证。因此它的真理性似乎是极其明显的，而不相信它的人显然是不愿看到明显真理的人，或者因为该理论与他们的阶级利益相悖，或者因为他们所受的压抑还‘未经分析’，亟需治疗。”^①波普认为，理论创立者和信奉者很容易为自己的理论找到证实的根据，对非科学理论来说尤其是这样。在波普眼中，阿德勒的心理学不是科学理论，但阿德勒的理论可以解释一切，而且他的临床病例总是支持他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截然不同了，由爱因斯坦的理论可以推导出很具体很精确的预测，而这种预测又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实际观察表明预测的效果不存在，那么这个理论就被证伪了。由爱因斯坦的理论可以演绎出某些观测结果，而这些观测结果可能与事实相反。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不是千方百计地去证实自己的理论，相反他竭力设想证伪自己理论的途径和方法，让自己的理论面临尽可能严峻的检验。所以波普认为可证实性并不能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

波普提出以理论系统的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仅当一个理论作出了可与观察相冲突的断言时，才可称之为科学的^②。他说：“每个‘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禁止某种事情发生。一个理论所禁越多，该理论越好。”^③而“一个不能被任何可想象事件所反驳的理论是非科学的(nonscientific)，不可反

①C.R., P.34—35.

②C.R., P.256.

③C.R., P.36.